

# 大清首富破产惊天下

为避免社会动荡,清廷最初以密谕的方式发布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诸多高官是银号的客户,他们急于保全私款以及公款。



大清首富、“红顶商人”胡雪岩

光绪九年(1883)底,胡雪岩破产了。

这年12月6日,兼管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和顺天府尹周家楣,联名上了《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究问各折片》,告知朝廷京城阜康银号倒闭,这是目前在清官档案中查到关于胡雪岩破产的最早记录。奏折说阜康银号伙计汪惟贤前来自首,供认银号已经倒闭,负责人已经弃店逃跑。

银号的老板即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五年前经左宗棠奏请,清廷刚刚赏给胡雪岩黄马褂。按清制,黄马褂向来只赏有军功之人,胡雪岩为清代唯一获得此赏的商人,可谓异数。

## 京城钱铺关店潮

京城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知悉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12月5日,时为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清廷接到奏折后,当日立即下旨,要求毕道远、周家楣将阜康银号所经手的公私款项逐一查明登记备案;令闽浙总督何璟以及浙江巡抚刘秉璋查胡雪岩在浙江原籍的资财,以备抵债;还要求各省督抚将辖区内的胡雪岩产业先行查明。

清廷采取密谕的方式,只有军机大臣以及接到谕旨的有限几个人知晓此事,这是为了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一个民间银号的倒闭让清廷如此紧张,密旨中透露了原因,“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清时日本人大桥式羽所著的《胡雪岩外传》中所引户部尚书阎敬铭奏折,京城阜康银号倒闭后,“光绪九年十一月间,(胡雪岩)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人心浮动,道路嚣然。”翁同龢12月2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阜康银号的倒闭引发京城不下百家钱铺闭歇的关店潮,“迩来九城钱铺闭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

鉴于“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欠公私款项极多,尤

为可恶”,1884年10月23日,清廷下旨对银庄开设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设分号,必须先向户部等申请执照;各省要将开设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设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确为殷实富商,各票号间需共担赔偿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个票号每年需向户部缴纳纳税600两。

## 焦躁不安的官员们

12月27日,清廷给时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下旨,要求缉拿胡雪岩,并勒令胡迅速还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否则将从重治罪。谕旨口气之所以如此严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高居庙堂之上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中不少人是阜康银号的客户,自然急于保全自己的存款。

尽管清点是秘密进行的,但达官贵人在阜康银号的存款还是逐渐为外界所知。12月18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说文煜在阜康存银有70多万两,要求查清这些巨款的来源。文煜时为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此折惊动了病中的慈禧,当日她即下旨让顺天府查。

顺天府清点的结果:阜康银号的账簿中,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这四十六万两中,文煜的哥哥、曾任江西布政使的文祥承认十万两为自己历年养廉银的结余。至于其他36万两,慈禧在12月25日要求文煜如实交代来源。

文煜不敢怠慢,当日上下折告慈禧:自己从道光年间即出任地方官迄今30多年,加上还担任过管理海关、崇文门税务等“优差”。存在阜康银号的36万两,都是历年养廉银、薪俸结余。同在12月25日这天,慈禧发布了对文煜巨额存款的处理决定,承认文煜所言非虚的同时,为平息舆论,要文煜拿出10万两充公。

此事对文煜的仕途没有什么负面影响。1884年6月6日,文煜由协办大学士补授大学士,这表明77岁的他依然受到慈禧的礼遇。同年12月13日,文煜病逝。据说,胡雪岩在杭州的宅第(今胡雪岩故居)日后就以10万两银转

让给文煜抵债。曾有人估计,不舍地价,胡雪岩故居仅材料和建设费用应该在50万两至100万两之间,可谓物超所值。

在阜康银号存款的官员还有很多。12月21日,邓承修上折参劾顺天府尹周家楣同阜康银号、胡雪岩来往密切,不适合查办文煜案。其中提到,阜康银号倒闭后,周家楣连夜带亲兵去查封银号,拾走“衣物八大箱”用以资抵自己存在银号的七万余两银子。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阜康银号倒闭的同时,还说“其票存不可胜计”。有他自己经手的,也有“圆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存在阜康银号。如今,银号关闭,他只能徒呼“奈何奈何”。

私款之外,还有不少公款存于阜康银号。左宗棠在1885年4月的一份奏折中就说:“该商号亏欠各省官项甚多。”1884年2月3日,左宗棠奏报朝廷,已经遵旨将胡雪岩的阜康商号查封,以便将来偿还户部和江苏在阜康银号所存的公款,这表明户部在阜康银号有存款。

根据清官档案,至少还有福建的公款。1884年9月,邓承修就曾奏参福建布政使沈葆靖,将福建藩库公款私自存于胡雪岩阜康银号收取利息。阜康银号还负责给左宗棠西征军汇解军饷,浙江支持陕甘的协饷、给海关的洋税,应还洋商的借款,都通过阜康银号汇兑。1874年以来,胡雪岩帮左宗棠所借的洋款和华商款项共1710万两,无疑也是经由阜康银号。

由于属于私人经营,没有国家储备作担保,当时将钱存入银号生息是风险挺高的事。好在胡雪岩除了钱庄还有实业,因此追偿起来相对而言更有保障些。

沈葆靖曾被参将福建藩库银23万余两存于胡雪岩银号套利。1885年4月,经左宗棠、杨昌查明后奏报:沈虽将福建藩库银存入阜康银号,但并无有私存公款套利的行为。得知胡雪岩破产后,沈葆靖立即派人前往浙江专门负责追款。在浙江方面的配合下,迄今已经追回19万两,其余的四万多两将通过变卖胡雪岩的资产抵扣。翁同龢存于阜康银号的六千两,经顺天府尹周家楣的照拂,也于1884年3月1日完璧归赵。

据《胡雪岩外传》,阜康银号亏欠的公款中,欠浙江161万多两,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78.6万多两,而各省自行追偿的欠款还不算在内。至于所欠的私款,据两江总督岑毓英称,仅京城就8000万两。清官档案中并未发现该书所引阎敬铭奏折,《胡雪岩外传》所说尚存疑窦。同是该书所引材料,户部声称经过从1883年到1885年3年的追索,胡雪岩欠浙江的公款还有49.8万多两,欠两江公款20.8万多两。两江总督曾国荃的答复中却说,“胡光墉在日,统计欠缴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而今除了5万多两的行用水脚银外,已经用各地阜康银号的地产、资产等抵押偿清。

## 恩人左宗棠办理追偿

众所周知,胡雪岩与左宗棠

关系密切,除了帮着左宗棠借款以作军饷,他还帮忙购买和转运枪械、军需,收集情报等等。1878年新疆平乱后,时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联名陕西巡抚谭钟麟上折,夸赞胡雪岩之功,“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并最终为胡雪岩请到了黄马褂之赏,成就了一段传奇。

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胡雪岩破产一事,《左宗棠全集》所收的书信无论是家书还是给朋友、同僚的信,左宗棠都没有只字记述。这并不意味着左宗棠超脱于胡雪岩破产案之外。清廷1883年12月27日的谕旨中,就要求左宗棠勒令胡雪岩迅速还清亏欠的公私款项,同时还要左宗棠给相关各省发咨文,让各省配合查清胡雪岩的财产。这表明,负责胡雪岩破产案者,已由闽浙总督何璟转为两江总督左宗棠。

最早在密查胡雪岩欠款和财产时,清廷并没有通知左宗棠,追偿时却让左宗棠办理。胡雪岩家产主要在杭州,按理应该是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负责。两江辖境为江西、安徽、江苏,并不包括浙江。朝廷深知左宗棠与胡雪岩的紧密关系,当初查访时没有通知左宗棠,或许是怕他向胡雪岩通报。而让左宗棠追偿,则有袒护老臣左宗棠和宽免胡雪岩之意。毕竟,朝廷只是将胡雪岩革职、清偿欠款,而没有治罪和抄家。

行用补水案中,也活跃着左宗棠的身影。1884年5月,经户部奏请,清廷下旨拍卖封存浙江的胡雪岩资产,充抵胡雪岩所“侵吞”的行用补水银106784两,用于修建新疆衙署。1881年,应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护理陕甘总督杨昌一再请求,左宗棠出面通过胡雪岩,由德国人福克引荐,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之后,胡雪岩报销了水脚行用等106784两。这其中,福克中介费2万两,水脚行用花费30200余两,结余4万多两。由此可知,所谓“水脚行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差旅费。

虽经左宗棠多次上折求情,以及刘锦棠、前陕甘总督谭钟麟上奏,证明此银两为因公支出,但户部以在借款之前没有先奏报为由,始终不予报销。这笔“欠款”,最后经浙江方面追解往新疆。根据浙江巡抚刘秉璋1886年7月的奏报,此笔10.4万多两汇至甘肃,手续费为2135多两,也就是说每年100两的手续费约为2两。而当每年胡雪岩押解370多万两(借400万两,汇丰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后,实际上只支付370多万两),由上海至西北,平均下来每100两开支银才9钱!

客观来说,胡雪岩没有侵吞这笔钱。但借款已办理完毕,剩余的4万多两银子迟迟没有上交,操作实在不够规范。当然,只认条文和程序,不看实际效果,晚清政府的颟顸由此可见一斑。

一番追偿、查封、抵押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最后只剩下胡庆余堂的若干股份,他本人却于1885年12月6日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据《胡雪岩破产事件真相》

## 胡雪岩为何失败:成李鸿章倒左牺牲品



盛宣怀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居功至伟,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他无不染指。

在清末官场派系林立的大背景下,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胡雪岩与盛宣怀也就不得不在前台为各自的主子去进行残酷的斗争。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左宗棠每次征战都需要大笔资金做后盾,而胡雪岩则是左宗棠的筹款高手。此次中法交战,胡雪岩自然又要去运筹一番了。

5年前,胡雪岩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白银,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项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这笔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

此时,盛宣怀便秉承李鸿章的意图,抓住这一机会,欲置胡雪岩于死地。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但这20天对胡雪岩却是致命的打击,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上,时间更是生命。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漏洞。胡雪岩的这一做法,正好跌进了盛宣怀为他挖好的陷阱。

这时,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很快,前来阜康银行提款的人群几乎踩破了门槛,阜康银行就此倒闭。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终却因为被绑到政治的战车上进退维谷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据人民网